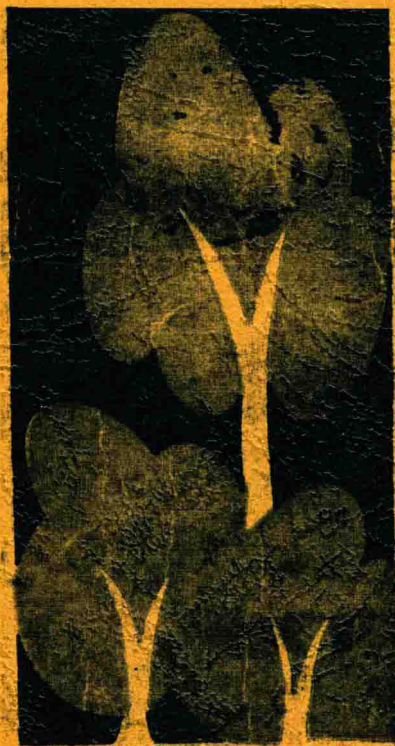


# 奶 媽

魏金枝著



奶 媽

魏金枝著

上 海  
聯 合 書 店

1930

1930. 11. 10. 初版

1—150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實價五角

上海聯合書店刊

四馬路中二郵區

目 次

顛 悚

父 子

桃色的鄉村

奶 媽

學不會的人

## 顫 悚

在那時我們正幹着所謂革命的那種事業，有些人是整天的在外面的各個工廠店家東奔西走，有些人是蜷伏在三重樓房的樓上印發新聞通告，有時也開會討論。關於這些我們是日夜繼續着，並不疲倦。有時也到影戲院裏去，在那裏擠在最起碼的座位上伸長我們的頭頸望到離得遠遠的台上去。

有一次我們中的一個，據他說是因為近視的

緣故，——或者因為前座的女人的肉的引誘也說不定，他的嘴以及鼻子竟觸到那前座的女人的頭上去，於是那女人罵起來了，許多看客們擠弄來，向我們指摘。近視先生——我們的同伴他亦暴怒起來，摘下了他那八百度光的眼鏡，他喊：

“戴八百度光的眼鏡的眼睛，要看到戲台上去，這座位又是這樣密密的，難道我還不要伸頭向着前面，反而將我的頭退向後面，給接在人家的嘴上麼？”這樣總也覺得沒有興趣，就一直走了出來，走到所謂自己的家。

有時我們也賭着牌塊，那是種賭一百個銅子的麻雀，我們整夜的摸著，來消遣我們的長夜。尤其有興的是在這集中有一二個女同伴，於是我們大家用腳在桌下拷着撞著，有時在冬天裏，簡直將腿互相攔過去取暖。這樣天就很快的亮了，於是我們就各各的散開去。所以可說在我們這些流浪人的中間，雖然枯燥却也很有節制，維持着我們的

和平。

其間不曉是那位 H 先生如何的得罪了我們了，終於發生了稍稍的不安與各人心中的擾亂。那 H 先生他是平扁而白的不大有什麼表情的臉孔的人，他的妻是每天幹着剪報的工作，現在記起來，彷彿他倆的工作都很簡單，很快的完了工，就在屋角裏打趣，也不管我們是怎樣的在擬稿，或者抄寫一些油印的文件，恐怕這樣都是使我們妬嫉的根由。而那個女人呢，呵！真也使人發抖，他是胖胖的將身體罩在一件蟬翼紗的衣服裏，那雙乳峯高高的叉着，還有那雙眼，彷彿常常含着淚水似的，無日無夜的晶瑩晶瑩，晶瑩得使人發惱。雖然也和我們談笑着，總使我們覺得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婦人，最少也是小資產階級的婦人，她跟着她的男人，傍着他。有時我們是挨坐在一塊，她卻換到她的男人的一面，並且擠到那另一面沒有人坐着的地方去。就是出去也並不來邀我們一聲，可是等到

回來了，他們却挾進一些糖果之類乎的東西，擺到我們的面前來。她揀那好的大的分散在我們的面前；在你向她道謝的時光，又給你一個媚眼。這樣的安慰你勾引你，使得你在她的面前宛伏着，不敢再舉起頭用一個怨毒的眼光向她。可是一等他們出去，我們馬上就恢復我們的憤恨，又開始談起了他們，並且咀咒起來。

“那個婦人，我們究竟是妬忌她還是愛她呢？”我自語着引起我們的談話。

“愛她並且妬忌她，並且也使我們顫悚。”近視眼先生這樣回應着，停下他正在抄寫的鋼筆。那時祇有我和他二個人。

“是的，愛她或者妬忌她，這是我們的本能；可是顫悚呢，我們終究是有些理性的人類。”我說。

“人類麼？難道他就不是肉的動物麼？他不過曲折些變化些的一種本能衝動的東西，他是會永遠盲目向着他所要的那個東西的。”



“那末，你是因此顛悚過了的，我想。”我想諷刺他，使我想起在影戲院裏的事情。

“是的，我想，我如其不離開此地，我……我，我，呵，我將如何說呢？她不離開此地，我想我是一定又要并且墮落了的。”他摘下他的眼鏡，用袖子揩拭着。“我告訴你”他說，“我在一九二五年相近的幾年間，我是將所有的我們的家產弄光的。可是這不是我的罪，我那時還是個學生在外面混着，任憑我的父親在家裏荒蕩。聽說在我的母親死後，我父親就喝酒打牌起來，并且他也要嫖，一天到晚不坐在酒店裏就是在那裏賭，或者就在一個女人的膝上。呵！那女人！我父親儘將家裏的東西搬了去，摔在那無底的洞裏。可是那時除我以外還有二個妹妹，他就將她們丟在家裏，委託在一個女傭人的手裏，任她們死也好活也好，衣服襤褸也好，在那裏啼寒啼肌也好；總之一句話，他是沒工夫來顧到這瑣碎而煩雜的家務，并且對於這些，一見到就使

他煩惱暴躁起來。”

“這樣，我的家是差不多破產了，二個妹妹也死了，最後我回到家裏，很好，什麼都完了！光賸着一個憔悴的父親。那個女人也已經不再要他，後來也死了。他祇好和一個家裏的女傭人纏着，整天整天的纏得她差不多連飯都忘記去燒，祇有很少的時間，他是沒有錢，點起那時很通行的起碼的馬車牌香烟，燒着啣着，走去立賭場的桌角。他這樣的消去他的日子和我們家裏的財產，弄得我是走頭無路的東奔西流，祇像一張枯葉子在水裏浮蕩。”

“到終來他是要死了，於是我奔了回去。看見他躺在一張污穢的和那女傭人同榻的牀上，痰吐滿了一地。祇略略說了幾句吩咐的話，他就死了。我當時不知是因他的可憐的生命的一個歸宿呢，還是恨他的使我成爲無依傍的無產者呢？總之一句話，對於他的死我並沒有流過一顆眼淚。還是我們的代理的母親，那女傭人，她倒不時傷心起來，

暗暗的在那裡滾泣。我呢，因為對於生活的舒齊起見也便留着她，可以料理一點日常的家務，並且讓她躺在我父親躺過的那牀上。在夜裏還可以聽見她仍是不常的滾泣，使得我心裏便非常舒齊，——却說不出這是怎樣的一種滋味。”

這樣我是無聊之極，於是也浪蕩起來了！我時常想，却也時常決不下來，——我將還有一點些微的家產，重新整理起來呢，正也夠不上我一個人的衣食；可是丟了呢，却又有些不願意。後來不知是怎樣的一種決心，想將家產全體變賣，連房子連山以及祖宗的蔭木都在內都賣了去，決意分一半給那女傭人，一半是我自己帶着一直浮蕩出去浮蕩出去。”

“……立刻我去尋找中人，宣布我將我所有的一切都要變賣了，於是他們就蹶起像獵狗般的鼻孔專向有錢的人家去嗅。不多日子，什麼都已齊備，祇有一塊山，那是坐落在離家十里遠近的地

方，雖然沒有出息，却也有毛竹之類乎的山毛，而且地勢生得非常之好，——這是我從女傭人的口裏聽得的。在一個晚飯的時候，她以她憂傷的語調告訴我，她說她要這塊山。”

“這樣引起我的注意，而且使我記起那罪惡的罪惡的萌芽，那離棄我父親的女人的女兒，她是正在發着迷人的香氣，一定在那山谷裏，一定在那山谷裏。於是我記起那童年，那天真爛漫的童年。她那時祇有十歲的光景，但她生來就有這樣一雙迷人的眼睛。我們同住在一個小學裏，她就這樣的迷住我，宛轉依人的小鳥般她挨到我的身邊來，她要我教導她怎樣的校正筆潤，怎樣的來唱念一首歌曲。我那時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雖然年紀並不到可以戀愛的時候，可是我有着我父親一樣的渴着女人地的血，我是迷惑着的。雖然那時有許多的人們無論同學以及社會上的男女們，他們在指摘着，可是這樣也祇有增加了我們的依戀。”

“這是一個放假的日期，我竟然和她踏進她的家——我是明明知道父親一定在那個家裏，他必定又在和女人喝着酒開心的，可是我踏進去了！很好，我那父親正掄起酒杯遞到那女人的嘴裏，然後又湊到他自己的嘴邊，另一只手却撮着一塊豆腐干——我想那一定是一種用花椒煮過的切着細花并且可以拉得長長的我母親常給我弄了吃的那種東西。左面一隻靠近女人的腳，他正脫下鞋子擱在女人的腳背上。這樣，我是看得非常明白的，因為我正從走廊上橫的走過去，在那窗子的一角上我看得非常仔細。一種羞縮吧，雖然不是我在那裡做起這種形狀，却羞暈到我的腦筋裏來，我是停住着了。”

“那小女人她並不顧到這個，或者比我勇敢些，她牽住我，急速的跳進門限，她喊：“彬哥來了！”我的父親輾轉他的頭用一種沉着而鋒利的眼光注視我，一邊他移下他擱在女人腳上的腳，放下

他的杯子。他說：“你來做什麼呢？”那時真使我想說：“可是你來做什麼呢？”可是我被一種並不是畏懼而是羞縮的情緒呆住了。那女人，那狐狸呵！我看見她臉上泛起一塊紅紅的血色映在白的皮肉裏，她立起來用一種怒曠的精神向父親做了一下，一面走向我，這是非常輕盈的步子，她隨手告訴他們有一個很好的園，並且那裏有許多金魚，她就要陪我到那裏去玩，一手握住我，一手握住她自己的女兒。在那裏她問我一些學校裡的事情，以及家裏的狀況，並且委託我照應那個小女人。”

“後來我是姍姍地走出來。我父親是早已不在那裏了！我想難道也有羞縮這東西爬上父親這胸口裏麼？還是他要他的清靜呢？很好，不多日子他要送我到一個城市的小學校裏去了，要將我初放的情焰回到那土裏去了。我一面悲憤着；一面又復想到如其我母親還在的話，那末我此時一定不至如此被人蹂躪的行情，使我心火直冒起來。然而又

有什麼法想呢，還是決定去了！祇有一件事，就是走到這小女人的面前去，雖然我不能和她說我是愛她并且還想娶她，然而我總想走近去，雖然握一握手也就可以。可是，那小娼婦，有着和她母親一樣的血的小娼婦，她逃避我，像畏懼一條蛇蝎一樣的逃避我，我從講堂的這面走進去，她却從講堂的那面溜出去了。她將一個手指放在嘴裏，用畏懼而輕蔑的眼光遠遠的看着我。幾次幾次，明顯的反映出我這將無復有希望的窮小子的可畏與可憐！實在的，我在那時，在這小娼婦的眼裏我就覺着我自己的命運與我父親終必被棄的預兆了。因為她是表示得這樣明顯，像說話一樣的明顯！於是我覺醒轉來，並不猶豫地開始我的旅愁。走到一座驀生的學校裏去。”

“後來聽說這小娼婦是嫁了人。并且住到我們這座山的一個好風光的莊屋裏去，我想這一定又是我父親答應她的。不久之後，我又聽到說這小娼

婦也遭了和她母親同樣的不幸，做了寡婦了。很好，感謝那女傭人提起這事，使我儘肚儘毛都想了起來。就是第二天，我茫茫然的走上一條嶺，是的，就是我們這座山上的，牠從山頂上掛下去，一直達到山麓。然後那裏平平的展開去在兩個山麓的環抱之間，夾着一個二三十畝大的平原，那裏有樹木，有池塘，有山澗，有翠竹，呵好個天堂哪！而那裏就住着這小媳婦呀！”

“然而然而，我是爲着什麼來的？”我從紆嘔的林木中走下去，一面自語着。然後我在一叢濃濃的小草上坐下來，上面是蓋着密密的松樹的蔭子的。在那裏可以望見許多正在騰起炊烟的村落。一條紆曲的溪，牠繞來繞去的經過不少村子的身邊。良田竹林的錯落點綴着，簡直是個桃花源。但是這桃花源裏也有着家，像我們曾處那樣的社會。心裏不自覺的寒粟起來，我立起身子，點着烟，竟向前走了。好像心裏說：“從潔淨的鄉村中，取去那些發酵



的東西吧！”是的，很勇敢的，我走近那房子了。”

“一隻吠着的狗，牠攔阻我，一面也是報告着有人來了。馬上，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將一個指頭啣在嘴裏，烏黑的微微向上的眼珠釘着我，似乎覺得我這驀生客人並不十分卑劣的樣子，他用一雙腳輕輕的從地面上互相掉換着地的拖過來，因為那並不是一種步子，祇慢慢的挨到那畜生的身旁，用另一只手去攔在那畜生的頭上，那畜生是不叫了，反而搖起牠的尾巴。那樣子真樸素真心醉，我當時差不多就被融協在這情態中。接着就跑出那娼婦來，我意想她就是那娼婦。不錯，是她，胖些起來了，雖然是個少年婦人，雖然已是婦人，却落得非常風韻。她繚了繚眉毛以後，不知那是種驚異呢，還是種肚裏的計較，馬上用她那雙媚眼射過來，並且拆開她紅紅的唇。我到現在還記得，彷彿紅得像一張白紙裏畫着一個桃色深圈那樣的紅。她開始跑出來和我寒暄，一面携着那孩子，叫他喊